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1202-51
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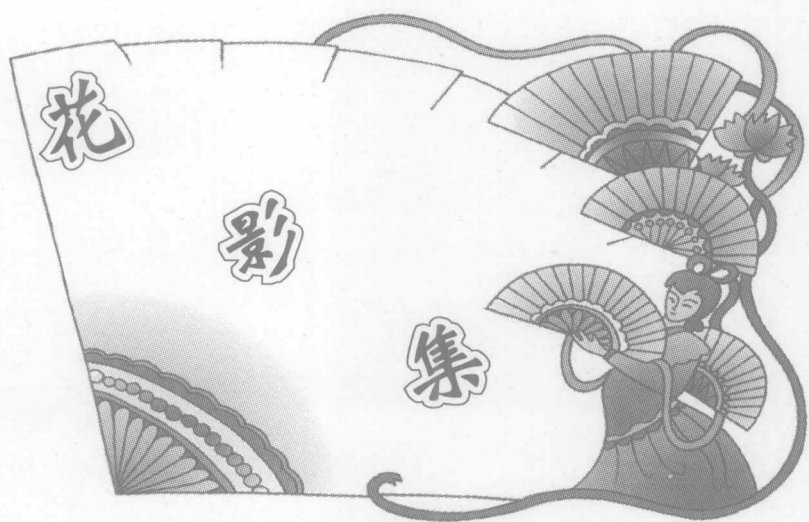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十六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明·陶 辅 编撰

目 录



花影集序	(5)	花 影 集
花影集引	(7)	
卷一		
退逸子传	(8)	
刘方三义传	(12)	
华山采药记	(17)	
潦倒子传	(21)	
梦梦翁录	(26)	
卷二		
节义传	(31)	
贾生代判录	(35)	花 影 集
东丘侯传	(39)	
广陵观灯记	(43)	
管鉴录	(48)	
卷三		
邗亭宵会录	(52)	
邮亭午梦	(57)	
心坚金石传	(63)	
四块玉传	(68)	
庞观老录	(76)	
卷四		
丐叟歌诗	(81)	

翟吉翟善歌	(86)
云溪樵子记	(91)
闲评清会录	(96)
晚趣西园记	(100)



花影集序



花

影

集

夫文词必须关世教、正人心、扶纲常，斯得理气之正者矣。不然虽风云其态，月露其形，掷地而金玉其声，犹昔人所谓虚车无庸也。《花影集》四卷，凡二十篇，乃夕川居士陶公所著。予启卷阅之，首之以《退逸子传》，公自道也。虽有绝世自高之言，卒章不忘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意，此固传矣。终之以《晚趣西园记》，闻以《梦梦翁录》，则又叙其休致林泉幽雅自适之情怀。盖自巢许夷齐而下，严子陵、陶靖节、林君复之后，我朝而有若人，此其最高欤！于中若《刘方节义传》、《东丘侯传》，则皆实录其忠孝节义，足为世劝。而东丘一门之死节尤烈，其妾孙氏植孤之功尤大。其它虽皆寓言，潦倒子以宋社之倾归之天道，而抑奸奖忠之意溢于言表。云溪子又言宋末之祸由天果报，而臣子忠愤之情自不容已。《邨亭午梦》则奖人臣之忠义，虽不见伸于人，终当获报于天也。《华山采药记》深明黄白导引之非，以醒世人之狂惑。《闲评清会录》深明鬼神造化之理，以觉斯世之昏迷。《四块玉砖》与《心坚金石传》托词比事，以为淫邪私媚败德致祸之惩。《广陵观灯记》与《管鉴录》虽皆假托，一则辟异端之为害至矣，一则辩善恶之果报详矣。《贾生代判》则本古人钱神之遗意，以激斯世之贪，而使之廉也。《邗亭宵会》则托士女佳遇之风情，以戒世人之淫邪，而归之以正也。《翟吉翟善》则因人情之趋吉避凶有导迪之，使为善去恶也。庞观老曲尽酒色财气之情状，使人之知所惩。《丐叟歌诗》一明富贵贫贱之自取，使人之知所择。凡此皆于世教有关。视前人《新话》、《余话》、《效



顰》诸作，文词不同而立意过之。盖公之先人以大功烈擢大同伯，公以贵游子薄武艺而不事，专志于经史翰墨间，其蓄之深固有自矣。暨袭应天亲卫昭勇之爵，又不苟合于时，即丐恩休致，寻山玩水，以豁其趣；操觚染翰，以肆其博；尚友古人，乐观时变，以极其情。少有余暇而作是集，抑亦嘲弄风月之一唾耳。其他述作尚多传于时者，兹序未之及也。公名辅，字廷弼，夕川其别号，又号安理斋海萍道人云。

正德丙子春正月灯夕，浙江安吉州学正事三山张孟敬书。

花影集引



花

影

集

太仓之粟，岂料必无鼠矢？宝库之土，宁辞不藏珠玑？是以理无尽得不失之事，人无纯是不非之心，此实物理之自然，人欲之彼此也。予昔壮年，尝得宗吉瞿先生《剪灯新话》、昌祺李先生《剪灯余话》、辅之赵先生《效顰集》，读而玩之。其间有褒善贬恶者，有托此喻彼者，有假名寓意者，有舞文为戏者，有放情肆欲者。大率三先生之作，一则信笔弄文，一则精巧竞前，一则持正去诞。虽三家造理之不同而各有所见，然皆吐心葩、结精蘊，香色混眩鬼幻百出，非浅学者所能至也。予不自揣，遂较三家得失之端，约繁补略，共为二十篇。题曰《花影集》，亦自以为得意之作也。是后数年，得暇求学，方知圣贤旨意。深以前作为非，掷而不睹者三四十载。今予之年八十有三，衰耄已至，儿辈点予书篋，出其生平稿帙，意欲装辑以为遗泽，适有花影一集存焉。告予曰：“此亦成书，何不序乎？”予颌而叹曰：“欲存而序之，实非当为之事；欲弃而焚之，其奈三先生何？予独何人，敢望每事尽善乎！”故勉以为引。

嘉靖二年夏四月吉旦，夕川老人八十三翁书。



退逸子传

退逸子者，姓鲍氏，名道，或称为抱道先生。其先乃邗之右族也。其为人也，刚而断，介而直，守理不挠，持正不惑，以人心推己心，以天理博物理。是以居官之际，忠以承上，仁以临下，礼以接众，谨以律己。然好精白，恶私染，颇为僻耳。凡遇是非之间，不能委曲涵容，必露衷极论。或少相逆，则发指睫竖，奋须涌气，霜其色而霆其言，必折人至于伏躬屏气移衷丧色方已。

或曰：“先生之道，善固善矣，然未免为时人憎恶，世路弃捐，负此伟昂之质：博洽之才，良可叹也。仍乃甘侣俚俗而友白丁，终老于茅茨之下乎。莫若少加谄下，随时通众，则当时人物孰敢与君甲乙而论之哉？且《易》序有云：‘随时变易以从其道’。君独能返是乎？”先生闻其言，鼓掌蹈足，扬眉掀齿，抑首脱帻，一笑而绝倒。兴而正色答曰：“夫士之生于世也，当磊磊落落，学其所必行，行其所必当。达则兼善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道之亨也，使之治繁理冗，兴利除害，牧民御侮，典礼作乐，总兵戎而讨不庭，佐皇漠而宣治化。卑为列职固当然，贵登将相亦不忝。道之否也，则遁迹于青山之趾、绿水之涯，枕石漱流，濯足弄影，抚孤松而对明月，啸烟霞而临清风。此大丈夫归欤之所也，岂可酣时恋晷，效儿女子之态，奔趋于势要之门。叩求于豪贵之室，屈肱屏息，捧颡颜而献狐媚，乞怜取气于人颇下乎！君其休矣，吾所不为也。”

是后先生偶有所见，遂作《宝镜叹》以自嘲，力解其职，扁



其居曰“得闲堂”，自作铭以寓之。

宝镜叹

镜，光圆镜体正，秋月扬辉，寒潭澄映。颦笑必随，偃仰必应。有烛鉴之明，无包容之行。嗟夫，不遇佳人，抑为丑妇返病。

得闲堂铭

道不在隆，得达则亨；位不在显，得宜则崇。贤愚混一途，善恶殊万衷。小人酣巧利，君子怀异功。曲桑作字栋，楸楠为犁弓。所以违其器，戚戚怀归容。云山生心上，烟水入梦中。伸荣与进用，系通与不通。屈辱与退舍，在穷与不穷。劳劳暮景心，每欲安其慵。欲者贵在得，慵者贵在闲。幸予遂所欲，铭诸蓬壁东。

是后值溽暑，而先生荐席不备，帷帐潇然。昼则苦苍蝇跳蚤所扰，夜则为壁虱飞蚊所噬。况其衣裾垢弊，而虬虱猖獗于其中。由斯烦扰，心神因而不宁。至于废寝食而忌昼夜。而先生不虑及此，返乃攒眉蹙额，焦颜赧色，振几而叹曰：“吾太痴人也，何故为尘累至此耶！”遂书一绝于几上云：

家私如火触人怀，着力相推苦不开。

除是和妻都逐去，心神清爽恰幽哉。

先生一日因他往，先生之妻偶见所作之诗，笑曰：“夫人之诗，谬莫甚欤。汝不察己之衣裾垢弊，家室贫秽，不洁所致，而使孽虫纵横肆毒，扰其宿处，惑其寤寐，以致心志不守。既为大丈夫，而不能启贱为贵，拔贫为富，辅世相君，清其轩而华其屋，昼纱幮而夜罗幕，返以不羁之扰致怨于家室乎！”手碎其诗。遂用薄纸折一方箠，如鸟笼状，捕一壁虱、一蚊、蝇、一虱、一跳蚤，置笼中，安于几上。题曰：“此即家私也。”

先生既归，视其诗则亡。偶见纸笼其中如有物动，取而映日观之，则五虫在焉。先生会其意，笑不能辍，曰：“予虽短于责



己，卿何长于相夫耶！”遂呼童子，戏取酒肴，设灯香祭纸笼于几上，作诗遣之曰：

嗟哉！大块中，赫赫气理先。阴阳既云已，其数不可迁。五行司所属，群有各体焉。数既不出此，理故不可偏。何如生斯物，惟害是所专。一名曰壁虱，狠毒何胜传。将人肌与血，视为席上筵。昼也无形影，夜则有万千。可比无仁子，党恶共欺天。一名曰飞蚊，轻薄善周旋。明时俱遁迹，暗处闹喧阗。只矜口嘴利，不识愚与贤。可比无义子，狡幸相倾颠。一名曰苍蝇，贪秽不知怨。饮食频侵扰，坐起随锥钻。遗种污大脯，引类投羹膺。可比无礼子，不耻相缠联。一名曰虱子，其性与众愚。胡不知潜避，昼夜周身沿。那论生与死，惟利是所然。可比无智子，速祸自穷年。一名曰跳蚤，滑稽多诡权。搔左而噬右，备后却叨前。翻席那可觅，振衣岂能捐。可比无信子，虚谬相欺浅。吾今贫且老，瘦体不盈拳。常年啖蔬食，布衣无缁绵。依栖苦不暖，肌肉苦不鲜。平素无相恶，何如不见怜。好寻富少者，温饱得双全。莫尔三杯酒，不可更留连。

每吟一句，辄倾一杯，吟诗既成，酒亦罄然矣。掷笔于空，颓然醉卧于榻上。

寝既熟，遂梦五人相率伛偻而前。一人披黄金甲，称香子冠军；一人长颌豹足，称崇化参谋；一人绛帻绿袍，称忿身长史；一人白襦雅素，行履徐徐，称居绵纪善；一人着乌油凯，称黑光屯长；俱拜于榻前，兴伏如仪。一人前曰：“某等素非相得，乃蒙肴而祀之。亦非有恶，忽又置而逐之。且某等虽眇眇之躬，亦造物者所育，与先生共此覆载。而先生不推广仁恕，却乃肆然掉笔头、鼓口吻，纵己洪天之私，索人尘沙这过。以吾侪论之，则先生之于五常亦未见有也。今者郡政缺失，子不能谏；乡民困



花

影

集

乏，子不能救；其谓仁乎？边夷侵袭，子不能御；盗贼劫窃，子不能禁；其谓义乎？无疾解官，不待报而去，其谓礼乎？妻子饥寒，子不能贍，明时任贤，子不能显，其谓智乎？窝居熏污，是招蝇也；破壁巉巉，是招壁虱也；土地湿秽，是招跳蚤也；蔽裘穰穰，是招虬虱也；帷帐不施，是招蚊也。既蒙设馆相待，今又厌而逐之，其谓信乎？且子尚昏昏，而欲责人昭昭耶？孰谓子为知人，乃愚人耳！”先生听毕，赫然语塞。于是五人鼓掌跳踉，一喊而散。

先生觉后，述其梦中大事，大书于座右，以为自警云。



刘方三义传

宣德初，河西务之蒙村者，边河为市，舟楫聚泊之所也。居人近数百家，其间有刘叟者，号称长者，开酒肆于其间。茅屋新间，薄田十余亩，衣食粗足。然止叟媪二人，年各六旬余，无他弟男之依。

是年，有京卫老军方其姓者，携一子年约十二三，宿于叟店。及夕，方偶得中风，至晓则颓然不起。其子悲号近绝者数肆，叟媪亦为之堕泣，遂容养疾于家。凡百粥饮汤药，叟媪皆为辨给。不半月，则老军死矣。其子跪告于叟媪曰：“念儿亡父本某卫军，于某年母已先故，与父欲投原籍，求少盘费，为办母丧，不料皇天弗祐，父更路亡。遗儿一身，囊无半钱之资，欲望大恩借数尺之土，暂掩父骸，儿愿终身为奴，以偿此德。如不见允，则投身此河，求为不孝之鬼矣。”

言既，放声大恸。叟媪抚然流涕曰：“噫！是何言欤！汝黄口儿尚知孝道，予岂不知义者域。”遂为办棺衾之具，葬于屋后之地，仍表之曰：“禁卫军土方某之墓。”谓其子曰：“予欲令汝归家，唤汝亲故搬取二丧，恐汝幼弱不能自达。汝可暂住予家，待有熟识之人方可。”儿复跪泣，指心则誓曰：“儿虽幼，岂不知恩！且亡父病时，深蒙不嫌病秽，汤药依时。及至身死，棺衾葬具所费不资，虽至亲骨肉未必如此。况儿生长京师，亲故乡曲一人不识，有恩不报，欲安归乎？且闻老丈夫归亦无子侄，儿虽不长，倘蒙不弃收充一奴，以供朝暮。万一义丈二位百年，某岂不堪为拜扫之人乎？然后赴京取回先母遗骨，同我故父葬于义丈墓



道之侧，则儿之负恩不孝之罪塞矣。”叟媪闻之，且悲且喜，曰：“真天赐之嗣也。”因不没其姓，名之曰刘方，恩养备至。方亦孝谨出常，勤业家事，不舍昼夜，常若不及者。

是后，时值秋风大作，上游飘一败船，泊于门前岸下。船人呼号，死溺狼藉，为居人挽救得达岸者，才十数人。内一少年约未二旬，气息将绝，而手尚坚持一竹箱不舍。傍一少妇，抚抱号叫不已。人或问其然，答曰：“此人吾夫也，此箱中吾舅姑之骨也。”时方从观在侧，归道所以于父母，悲咽不能成语，曰：“此人之厄，正如儿向日之苦。”叟媪闻之，奔赴扶携二溺归家，更以燥衣，哺以暖食，不遗日而苏矣。其人告曰：“奇姓刘氏，山东张湫人也。此妇奇妻李氏也。二年之前从父三考京师，不幸遇时疫，未易月父母俱没。余予夫妇，无力奉柩还乡，只得火化为棕，谋此归计。岂料不孝恶极，又遭此祸。过蒙老丈相济，实再生之父母也。然李氏孕有六甲，遇此惊溺，内损无任，不及办蓐，胎已堕矣。”于是叟媪及方叹怜不已，急为洒扫暖室，朝夕为办粥饮。不数日，李亦殒矣，叟媪为治棺具，亦葬于屋后之地。深为刘奇解慰，劝令暂住于家，与方同其寝食。议待便船使谋归计，凡经数十，皆以骨殖在船多遭冲击之患为辞，久不果事。况奇于救溺之时为钩挽所伤数处，溃疮甚发，不能履者数月。然奇素博学能文，见方聪敏出常，乘暇教以读书作课。而方一诵即解，不旬月凡经书词翰，无不精妙。

一日，奇疮少愈，告于叟媪曰：“奇疾虽痊，然一贫如此，思无他术，欲先负父归，再负母去。义丈之恩，容奇丧完别为报答。”叟曰：“噫！路远孤行，况子幼弱，非佳图也。吾有一蹇，久蓄无用，赠子驮归二亲，岂不代劳遂事乎！”奇坚却不敢受。一日，忽失奇所在，叟等惋叹累日，亦无如之何。

居顷，叟得重疾，缠绵数月。而方衣不解带，忧劳骨立。忽奇到来，一家惊喜。叟谓奇曰：“曩者失待，子何责之深，不告



而去耶！”奇跪而泣告曰：“奇蒙再生之恩，未报万一。及闻赠驴之言，出此拙算，意欲潜归别谋济事。不料至家，因前年黄河泛滥，乡曲远近一望洪波，居人荡尽，人畜田庐漂溺无遗，极目白砂，蒿蓬百里。只身无依，彷徨累月，进退计穷。寄食人店，静思亡亲之棣纵归，何所安厝？义丈之恩虽宠，何时得报？莫若仍归恩府，求尺寸之壤，葬久暴之丧。假便成仁，致身塞罪，以此生为终身之质，奉宅上薪水之劳。未审义丈能从愿否？”叟曰：“噫，异哉！予何幸，累感孝子来同乎！”遂为奇备道刘方之本末。奇亦惊悚。叟复曰：“若信然，尔奇为兄，尔方为弟，同乃心，共乃义，守此薄产，足以业生矣。”于是奇、方再拜受教。二人互相推爱，极力养亲，甘旨极一时之味，温凊尽冬夏之勤。

又一年，叟卒于前，媼歿于后。二子备尽人子之情，哀毁不堪，泪尽继血。将葬，兄弟谋定兆域，遂迎方之母骨于都下，共筑一茔，列三坟如连珠。二子同庐其次，不释杖者三年。闾里感化，远迩称闻。及服除，兄弟勤业，生意骤胜。不数年，富甲一乡。人以为孝义所致。

一夕，兄弟夜酌窗下。酒将半，话及生平，因痛二人出处之危，悲二父没身之恨，惊合义之奇异，喜成家之遂愿，相示悲惋，泪不自止。奇曰：“此皆予二人微诚感格，实蒙天相。然予今年二十有二，弟亦一十有九，俱未议婚。况人之寿夭莫期，万一不讳，则三宗之祀沦矣。若乘时各求良配，或有所出，岂不休哉！”方愀然不答，良久徐曰：“兄忘之乎？初义父临终时，弟与兄有誓，愿各不娶，今何更发此言？”奇曰：“不然。初因父母垂没，六丧大举，家道贫薄，所以省轻藉重也。今则孝敬已伸，义恩已报，家资复充，况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决不可胶柱也。”而方展转百辞，欲足实前誓，奇亦无如之何。

一日，奇于知厚处话及兹事，其友曰：“我得之矣。令弟意谓彼与贤契立家在先，恐欲先娶尔。”奇曰：“吾弟端仁，决无此



心。君既为谋，试一验之。”遂密令二媒私见于方曰：“某家有女，年正与二官人同，良淑工容绝于一时，实佳配也。某等敬议此婚，待别有年齿长者，然后再议大官人之婚未晚。”方勃然作色，曰：“何物老嫗，欲离间吾昆弟耶！急去，勿令吾责也。”二媒愧赧而去，密告于奇。奇等百方思度，终莫得其主意。

是后奇因睹梁燕之劳，题一诗于壁，以探方意。其诗曰：

营巢燕，双双雄，朝暮辛勤巢始成。

若不寻雌继壳卵，巢成毕竟巢还空。

一日，方偶见其诗，笑诵数四，援笔亦题一篇于后。其诗曰：

营巢燕，双双飞，天设雌雄事久期。

雌兮得雄愿已足，雄兮将雌胡不知。

奇见而惊疑，不知所主。急谋于诸友曰：“予弟为人形质柔弱，语音纤丽，有妇人之态。况与予数年同榻，未尝露其足，虽盛暑亦不袒坐。及欲议婚，彼各皆不听，而诗中词旨如此。恐有木兰之隐乎？”众曰：“噫，是矣。君当以实问之，何害？”奇垂涕曰：“予以恩义之重，情如同生，安忍问之？”众曰：“彼若实为女子，与君成配正所谓恩义之重得其所矣。”奇终以愧为辞。众以酒醉之，使深夜而归。

将寝，奇乘酒谓方曰：“我想弟和燕子诗甚佳，然复能和乎？”方承命笑而和曰：

营巢燕，声呶呶，莫使青年空岁月。

可怜和氏忠且纯，何事楚君终不纳。

奇曰：“若然，弟实为木兰。胡不明言？”方但倾首而已。奇复曰：“既不成兄弟，当为兄妹乎？而或为夫妇乎？”又不答，惟含泣而已。问之再肆，方徐曰：“若兄妹之，妾理应适人。姜父母之坟，永为寄托之枢矣。妾初因母丧，同父还乡，恐不便于途，故为男辨。既因父没，妾不改形者，欲求致身之所，以安父